

天下事叢書

美 國 生 活

陶亢德編



上海亢德書房出版

天下事叢書

美國生活

陶亢德編輯

美 國 生 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輯者 陶 亢 德

出版者 亢 德 書 房

上海赫德路趙家橋六十七弄十三號

代發行 大 興 公 司

上海福煦路六八七弄三十號

大地圖書公司

上海五馬路西上麟廣福里六號

民國三十年四月初版

每冊實價國幣二元二角

目次

美國生活論·····	一
白宮二十四小時·····	一一
總統候選人的資格·····	一八
國會素描·····	三〇
國務院內幕·····	三九
大學學雜費·····	四六
大學出版部·····	六一
大學畢業生的出路·····	六九
航空學校·····	七六
空中學校·····	八五
報紙論·····	九五
新聞事業·····	一〇〇

民意測驗·····	一〇六
無線電討論會·····	一一六
捐稅與公益·····	一二二
青年的政治運動·····	一三〇
青年飛機師·····	一三九
自尋煩惱的婦女·····	一五〇
商航機上的女侍·····	一六一
女店員生活·····	一六八
紐約的飯店女招待·····	一七五
看台上的婦女們·····	一八〇
好萊塢與婦女時裝·····	一八七
好萊塢的魔力·····	一九八
好萊塢觀感·····	二〇九
商店竊賊·····	二二二
夏季生活·····	二四〇

美國生活論

在她的繁榮時期，經濟恐慌時期，和早期新政時期，我都曾到過美國觀光。這一次我又舊地重臨了。現在我以一個異國人的地位，把這四次環境迥異的旅程中所得印象，加以比較，的確是一件極饒興趣的事。

讓我們先把這四個時期的代表徵象，加以辨認。

一九二七：整個紐約都在建造摩天樓。祇有天空才是美國的限止點。奢華的住宅不會嫌多；汽車工廠的出品祇是嫌少；股票的價格漫無止境地上漲，而釘綴器尖銳的鎚擊聲，又往往擾亂着滿哈坦的夜景。

一九三一：第五街上，一種淒厲的聲音哀求着：『買個蘋果吧！買個蘋果吧！』失業人排着長列，站在廊簷下，乞求食宿。店鋪空空；旅館也門可羅雀。這一次經濟恐慌，

使我感到當地人民的生活，逐漸艱困起來了。四年前，在同一地方，我看到的是一個生氣勃勃而舒適健全的美國，但是目前，却變成了一塊支離破碎而雄心全休的荒土，決難相信牠再有能力以恢復舊觀了。

一九三三：是新政開始的年頭。我曾在一個酷熱的夏夜，參觀過華盛頓那裏的一所屋子。在一塊乾枯的草地上，站着幾個青年——脫格威爾 (Rexford G. Tugwell) 和勃爾 (Adolf A. Berle Jr.) 也都在內——眼望着彩爛奪目的焰火，在射放悅人的光輝，反映出奇異的射線。在夜的黑暗裏，一個人會揣想到，在全美廣漠的國土中，當時正有着成千成萬的民衆，都懷着一顆至誠的心，急切地等候着演詞的廣播。

一九三九年：在這次遊歷中，我並不曾得到這個奮激時代內任何清晰而燦爛的印象。這一次我看到的，不是興盛時代超樂觀的美國，也不是經濟恐慌時代慘淡的美國，我看到的，却是個特別合理化的國家。十五年前，友人西格菲 (Andre Siegfried) 君曾寫過一本書，名爲『將屆成年的美國』。當時我以爲牠未免過於誇張。但是目前這已經成爲事實了。美國現在正在成年時代，過去那種未成熟的恐慌，已經解除無遺。她雖然明知其

國力並未完全復元，但已無將亡之象。目前國內的農民，誠然還有困難留待解決；而失業與貧困的情勢，誠然還沒有轉變，但是美國的國民中，即使那班不滿現政府行政的人民，也都深知他們已經不在難以挽救的經濟威脅之下了。他們想得對不對呢？

要評衡美國的繁榮程度，決不能單看紐約，因當地爲歐局風雲與股票市場的行市所擾。但是人們跑到西部的中區時，他們見到的，却一樣是繁盛興旺之象。

無論何處，火車總是擁擠。在大城市要住旅館，如果不先預定，往往有向隅之虞。市鎮裏電梯上上下下的，都是些城裏來的強健而有生氣的青年，胸襟上掛着紅綢條，標明其姓名與來處；準備參加什麼集會。人們在看到這些體格健全，精神奮發的人羣時，不由不感慨歐洲各處旅館的冷清了。

如果你愛聽建築房屋時的喧鬧聲——除了世界博覽會的廣場外，在紐約其他地段已經聽不到了——那末請到達拉斯，明尼亞波利斯，亞特蘭大，或是格林斯波羅去。在那裏任何地方，你可以見到光亮的新住宅區，採用最風雅的式樣；以這種美麗房屋的數量之多，你從前以爲美國是否有這許多美滿家庭的疑問，大概可以消釋了。在美國，你可以

看到學生上萬的大學，而每年還有許多莘莘學子，爲學額所限，不得其門而入。

這些新興的城市，對於牠們的成就，頗自誇耀。同時又儘量使其美化。他們需要博物院，交響樂隊，和鄉間總會，甚至還以重金從紐約芝加哥各地，聘請甚負時譽的歌劇團，來此表演。有時如果有知名學者來美遊訪，他們也必多方設法，請其公開演講。這裏的百貨商店，可以和第五街上的相比擬；而這裏的書店，也可以使有愛書癖的人欣喜。所以一個異國人在這裏遨遊以後，雖然明知時世艱難，却不能不感歎當地的物資富足，氣象昇平。

『你的話誠然不錯，』悲觀分子說：『但是你所看到的，祇是少數烟酒汽油商的局部繁榮而已。多數美國國民，却仍在經濟恐慌中掙扎生存。』這一點在美國某個部分，確是對的，不過我目前並不企圖怎樣研究美國的經濟情況，我要說的，祇是其概況而已。試看無論在斯勃林菲爾，密蘇里，辛辛那提，或是俄亥俄，電影院和酒菜館，總是擠得水洩不通，而在大街上，人們的穿着，也遠較一九三一年時爲好。因此我覺得，美國某些區域內的貧困情況，誠然淒慘，但其大致的生活程度，却比歐洲各國，高出許多。

『你這句話也對，』悲觀分子又說：『不過整個景象是不真實的。其中儘有許多人民，却在向政府機關或是社會公團，支領着「無生產工作」的薪水。』

這話也許真的，不過美國這部機器，既然在動，我不想把牠拆開來細看。如果把牠與歐洲的慘淡情形相比，至少還算是成功的。

美國是否應該成功呢？應該。因為事先牠曾經費過一大番力量。一個旅行人，前後兩次遊過美國後，對於其間的進步，所得印象頗深。同時他對於美國商賈費盡心力，要謀取顧客好感的那種完備周到的服務，也覺得其所以成功，絕非偶然。一個美國人，無論其地位如何，從來不想：『我怎樣才能工作少而報酬多？』他們只想：『我應怎樣加緊工作，才能把報酬增高？』就因這個哲學，產生了一種有益國家的忠懇心理和創造力量。

例如旅館事業，在某幾個大城市裏，都經營得非常仔細有緒。旅客們在他房裏的寫字桌上，往往可以取得各種式樣的紙張，電報用紙，別針，和橡皮圈等，應有盡有。桌上的墨水缸，從來沒有乾涸的時候，而鋼筆尖也往往光潔明亮，不沾鐵銹。有一次我要了

一杯茶，侍者在送上時，茶托裏還附着一朵薔薇。由於計算機的幫助，賬單也是常常預備好的。托洗的衣服，送收很快，有一次我在一雙襪子裏，發現一張小簽，上面說，他們摺襪的方法是『同教母的一樣』。這雖然帶些滑稽，但亦殊足引人好感也。

美國對於文化工作的進行，也不遺餘力。在某幾處地方，其成效非常卓著。愛好音樂的人，在此地可以比歐洲享受得更多。而當地藝術品的收集，也可以與世界第一流的相比。即使是辛辛那提或辟資堡那些地方的博物院，也非常有趣，院方儘量用聰明的方法，以收集而得的奇物異珍，去吸引觀眾。

看到了這些狀況以後，我們是不是應當說，文化在歐洲受到致命的損害，已在這裏覓得了牠的棲身之所？這是未免過甚其詞了。由數百年來習俗的支持，我覺得對於藝術技巧的欣賞力和創造力，巴黎比美國爲高。雖然博學之士在美國大學裏也能找到，但是大部分學生，却不能像我們巴黎大學的畢業生一樣，具有健全的學識。

美國各地公民支持教育機關的努力，誠然極足敬慕，但是這些教育機關的社會生活，却比學術工作更爲重要。在許多學校裏，教授的科目特多，但對古典文化的講授，却大

加限止。一種將智識和文化混爲一談的傾向，行將成爲時尚——每個雜誌都在刊載，使人不重理解而專憑記憶來判斷。所以美國的教育制度，是需要徹底改良的。

此外還有一個危機，威脅着現代美國——就是那種懼怕現實而存心逃避的傾向。美國國內，電影，無線電，汽車，和美容品這四種主要事業，就是幫助美國人逃避到理想世界去的東西。

舊式的歐洲人民，往往藉閱讀以逃避現實，但美國人則不然，他們藉看電影以逃避。這有什麼害處呢？因爲電影的描寫人生，往往不能像好小說那樣精微而真實。且因大眾的愛看大團圓，影片商便把千遍一律的電影故事，搬到千千萬萬的觀衆之前。因此所有影片裏的角色，幾乎都是虛擬的：例如那種粗暴而能幹的商人；樂天知命的波希米亞人；充作流氓幫手的皮匠，竟至於還有叢林裏的野人泰山等。

這種影片放映的結果，使美國成千成萬的青年，羣起效尤，以日常在電影院裏耳濡目染之所得，便在他們真實生活中，扮演起影戲裏的角色來。就是大眾對於外交方面的見解，也相當受到影片的影響。電影誠然是一種教育的工具，但同時也會產生誤人子弟的

結果。

我講這些話，並不在指摘美國的電影製片商。事實上，他們也祇是在適合觀眾的要求而已。這事非常自然，因為他們要維持營業，除此別無他法。我只希望大家注意到美國必須提高欣賞好書的傾向，要跟向電影院裏『逃避』一樣的普遍。因為好書裏的確蘊藏着人類文化的要旨。美國人的竭誠欽慕演技卓絕而麗質天生的大明星，誠然沒有什麼害處；但是講到建設人類崇高思想的功蹟，這些電影明星却絕不能取荷馬，莫里哀，或莎士比亞之位而代之。

美國人那種『與時事俱進』的慾望，是很足稱道的。一九三一年時的美國與一九三九年時的美國，其顯著的差別之一，就是目前對歐洲政事，已具有更敏銳的興趣。這種興趣，在西南東三部，都顯然可見。

這種興趣之增加，大半由於美國民衆目擊自由國家與獨裁國家間爭鬥所致。美國民衆已經選擇過站在那一方面，不過選擇之後，刻刻轉變，因為美國羣衆是易動情感的。

大體上，美國似乎已準備接受華盛頓方面關於這些事件的決議。因為國民的常識，已

經預先看到危機了。所以有一次，在聖路易到達拉斯的火車上，一個美國商人問我說：『如果我們明天醒來時，突然發現英國海軍法國陸軍，均已不復存在，而飛機的航程直徑，竟加長了十倍（這是很可能的事）時，我們到那裏去呢？』

這種對危機的憂慮，對毀滅的恐懼，雖然目前正牽累英法人民的生活，但是在美國人看來，牠還祇是一幅模糊而遙遠的畫景。所以當前所需要的，是要喚起美國民衆的想象力，使他們知道，當地的這些城市，學校，和工廠，雖然離大西洋有兩日的火車行程，而離歐洲尚有六日的航程，但總有一天會像『舊世界』一樣，慘遭侵略者的蹂躪。因爲在目前，僻處內布拉斯加和密蘇里各處的人民，早晨看報時，往往大感興趣，有時竟大動感情，絲毫不像倫敦巴黎的人士那樣，提心吊膽，惶惶終日。

這種安全的意識，會使一個作客於此的異國人，在腦膜上刻下一個深於一切的印象。他想：『美國是何其幸運呀！』從火車的窗口，望到外面的平原，廣袤無際，居民疏落，富源滿地。因此某些美國人在這種環境之下，竟還憂慮着他們國家的經濟前途，不禁使人失笑。美國既已擁有一個消費者達數百萬人而需要永不飽和的市場，同時其國內

的稅額雖大，却不會使中層階級的資產難以擔負，然則他們又何憂慮之有呢？他會覺得疑惑，而妒忌起來！

於是他會想到歐洲，人口衆多，而土地狹窄；其中貪婪的國家，不祥地喁喁私語；不住以軍器相脅；互相踏踐，以擴張其領土勢力；矚視着美國這塊豐饒的肥餌，他不禁戰慄了。（Andre Maurois作 汪德餘譯）

白宮二十四小時

總統府二層樓上橢圓形的書室中，燈光至深夜還未熄滅。臨本雪爾佛尼亞街的大鐵門，關閉早於常日，新近已增添人數的黑衣侍衛守護着一切通到總統府的路徑。不過北面的便門則依舊燈光雪亮，有許多個捷足的信差，在總統府和對街的國務院之間往來遞送公文。

這就是世界不靖時期中白宮的夜景。總統羅斯福正在其中運用他的腦筋，企圖將眼前的歐戰限制於其本境，不再擴大開來。並致力於本國的國防，以備可能的侵略。再加上依舊穿着禮服的國務員，每晚在夜半過後從一道邊門走進去，這幅圖像的景物便完備了。羅斯福或正在和美國駐比京倫敦巴黎的大使館接談，或已接到羅馬的消息說，義國軍隊不久將向某處開拔，並已預備再作一次和平運動等等。每天的夜景，差不多是一成

不變的。

羅斯福尋常總在早晨十點鐘時坐到他的辦公椅上去，直要坐到旁晚六點鐘纔退，但這短短的白天時間，實不足以使他從容處理他的全國軍隊總司令和全國外交機構首腦的雙重職務。在歐洲，戰事是隨着鐘的指針而進行，片刻不停；在白宮中，總統的辦公時間簡直就是廿四小時制。

剛在一個月之前（指本年四月間），羅斯福差不多用小孩子一般的高興，計劃他那遲延已久的太平洋沿岸和阿拉斯加之旅行；他預擬在六月間議院休會後起程。現在這張劃有藍鉛筆記號的美國西部地圖已經捲了起來，塞在寫字檯的一隻抽屜之中，而原來掛這幅地圖的地位則已換上一幅歐洲戰事地圖了。羅氏新近毫無笑容地發表這暫棄世事的旅行，已經取消了。

總統的暑期旅行已隨着襲擊荷蘭比國和法國的颶風而俱逝，改縮為乘舟游行距離白宮極近的樸託麥河了。

因為這件世上最複雜的工作，處理上已一天困難一天。美國總統的公務本來已經非常